



新大众文艺 大众抒写

从事商业多年,遇到过不少奇奇怪怪的事情,最绕不开的就是骗局,早在乡下开杂货铺时,就曾来过这样一个人。

那是个初夏的午后,阳光很好,我坐在柜台后听着电台的小说连播。就在这时,进来了一位中年汉子,中等个,穿一件蓝色上衣,手提公文包。我赶忙起身相迎,问他要点啥。他扫视了一下店里的陈设,目光最后落在了角落里的啤酒架上,然后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道:我是搞啤酒直销的,价格要比人家的便宜两毛一瓶。我听了自然很心动,这可是纯利润呀,于是很快就跟他达成协议,约定半个月后货到付款。临走前,那人从公文包里抽出了两张花花绿绿的纸,我有些疑惑,就听他说:这是印花纸,可以把图案翻印到书本或是手背上,小朋友喜欢的,我看你这边没有,要不我送你两张,如果

卖得好,我下次多带点,批发价五毛一张。我不以为意,反正不要钱,随手放进了玻璃柜,心想若是卖不掉就给自己的小孩玩也挺好的。

大约过了一个星期,也是在午后,天挺热的,路上行人很少,这时进来一位高个子男人,有些年纪了,背着个挎包,估计是走累了,问我要了瓶矿泉水,迫不及等地喝了几口,然后就盯着玻璃柜开始寻找,当他看到了那两张印花纸,神情突然兴奋起来,问我这印花纸卖多少钱一张,我说只要一块钱,并随手从玻璃柜里取了出来,他马上接了过去,一边端详着,一边对我说:哦,想不到你这边也有卖这个的,我正缺货呢,真是太好了啊!语气中尽是欣喜,他说他是江苏人,来上海好多年了,专门在学校周边卖些小百货营生,因为生意好,于是七大姑八大姨的都跟着一起来了。

他说当下最火的就是这个印花纸了,一朵花卖一毛钱,小朋友

都要抢着买,最近货源紧张,都断货好几天了,好巧不巧,在我这里碰上了。他说他刚才数了一下,每张印花纸上大概有一百朵花,那就是十倍的利润啊。他越说越激动,从挎包里掏出来一个红皮记事本,随即在我面前打开,指着上面排列的数字对我说:这是亲戚朋友要托他代购的数量,他大姨1500张,他小舅2000张,他老妹2500张云云,嚯,大大小小的合计要8000多张,看着这么一

个庞大的数字,想到自己这一下子就能赚上4000多元,心跳立马开始加速,要知道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,当时的工资也就三四百元一个月啊。就听那人继续说道:我估计你现在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多货来,这样吧,我先付一半货款作为定金,你给我开个收据,十天后再来取货。说着便从挎包里抓出来一叠崭新的百元大钞,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,赶紧劝阻,并承诺到时候尽管过来取货,见我执意不收,他也只好悻悻地

把钱重新装回挎包,临走前,他一再强调那些印花纸的重要性,还对我说了好多表示感谢的话。

又过了一个星期后,那个啤酒直销商果然来了,依然是那副打扮,进了店,我便问他啤酒带来了没有,他说马上就到,货车正在来的路上,我说好的,那就等等吧,又给他搬了个凳子让他休息一下,然后端起茶杯就自顾自地喝了起来,约莫过了一支烟的时间,见我还是不说话,那人便熬不住了,指着柜子里的那张印花纸问我这个人要吗?我说放到现在都没人问过呢,听我这么说,他豁地站了起来,没说一句话,转身就走,望着那个离去的背影,我长舒了一口气,为自己没有人“坑”而暗自窃喜,要知道,这可是一个双重圈套,无论收钱还是收货都是坑。亲爱的,你想到了没?

在金钱面前保持理智,在欲望面前保持冷静,踏踏实实过日子,生活才会越来越美,日子才会越过越好。

欢迎读者向本栏投稿,来稿请发: ygb@xmw.com.cn, 邮件主题标明“新大众文艺投稿”。

去菜园串门

孙道荣

城郊的这块地,原是一片被遗忘的河滩,乱石嶙峋,杂草丛生。不知从何时起,一群人将这里认领、划分,开辟成了一块块规整的菜园。于是,这片土地便有了一个时髦的名字——“共享菜园”。

我的邻居老秦,便是其中一员。他平日是写字楼里不苟言笑的部门经理,可一踏入他的菜园,便像换了一个人。他穿着印有某个农产品品牌的文化衫,戴着草帽,手里提着一个藤编的菜篮,那模样,像农民,又像是一个装作赶场的街溜子。

上个周末,他邀请我去他的菜园“串门”。这个“串门”二字,用得极妙。之前我常去老秦家串门,但这一次“串菜园门”,却与以往的串门,不太一样。这是一种全新的,带着泥土芬芳的社交方式。

老秦的菜园不大,约莫二三十平方米,却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。西红柿架搭得像工艺品,黄瓜藤顺着尼龙绳攀爬,绿叶间藏着顶顶花蒂的果实。他见我来了,迫不及待地领着我参观他的“作品”。

“你看这辣椒,”他指着一株挂满果实的朝天椒,语气里满是炫耀,“这是我用厨余垃圾发酵的有机肥养出来的,辣得够劲!”我们站在田埂上,脚下是松软的黑土,鼻尖萦绕着混合了青草、泥土、河水和蔬菜的清新气息。

“园主”们见了面,并不像过去那样问候“吃了没”,而是互相点评起对方的收成。“老张,你这茄子长得真好!”“李姐,你的薄荷可以送我几株吗?”这种交流,纯粹而直接,没有功利,没有攀比,只有一种对生命成长的共同喜悦。

参观完了,老秦从藤篮里拿出一个保温壶和两个杯子:“来,尝尝我新泡的金银花茶。”我们在菜园边的一棵老槐树下坐下,他斟上两杯淡黄色的茶水。我端起杯子,抿了一口,清苦中带着一丝甘甜。“现在啊,”老秦望着眼前这片生机勃勃的绿色,感慨道,“经常有同事和朋友,来我这个菜园串门。有的自己也种菜,有的并不种菜,但热爱田园。大家带上各自的种子、工具,或者一壶好茶,一袋零食,互相‘串门’,交流经验,分享收成,顺便踏踏青,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。这比去茶楼,是不是有意思多了?”

我深以为然。这种“串门”,串的是人与土地的情谊,串的是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连接。去菜园串门,似乎正成为某种小众的时尚。它不张扬,不喧哗,却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,改变着我们的生活,也重塑着我们与土地、与他人、与自己的关系。它让我们明白,真正的富有,不是拥有多少物质,而是能从最简单的劳动中,获得最纯粹的快乐。这,或许也是我们这个时代,值得追求的一种新“洋气”与“格调”。

三年级那年的生日,蜡烛吹灭后,我许了一个愿望——想要一辆奥迪双钻的四驱车。我深知,这个愿望不会因我所想而自动实现,四驱车也不会因我的执念而化为实体出现在我眼前,我必须付诸行动。

于是,我故作神秘地问母亲想不想健康我许了什么愿。母亲果然上钩了,但当她知道了我的愿望后难掩失落,在大人的眼中,愿望自然应该是容易实现的好事,越不容易越好。而对于那个年纪的我,比起身体健康、学习进步这些愿望,得到一辆价值24元的奥迪双钻四驱车才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。

我小时候并没有多少玩具,所以,任何东西都可以当作玩具。晾衣架可以当玩具,儿童面霜用完后的蘑菇形状的外壳可以当玩具,废旧的塑料纸挂历可以卷成长条当作宝剑玩。当然,我也是有些许正经

让自己快乐

王啸辰

玩具的,有买零食附赠的卡片、陀螺,还有父亲给我在商场里买的唯一一套可以合体的机甲玩具,以及一些亲戚朋友家孩子因长大后淘汰下来的玩具,我时常把它们混合起来玩。这似乎是陪伴了我整个童年的玩具了,但最终它们也与我的童年一同消失了。

说回我的生日愿望,它很快就实现了。吃完蛋糕后,我们一同走到了村里的小店,它有个独特的名字,叫作“为农综合服务部”。我来到了熟悉的货架前,在这个我无数次徘徊的地方,小心翼翼地拿起我梦寐以求的四驱车“先驱音速”,安静地走到母亲身边。母亲问我,确定要吗?要24块钱呢。我低着头,发出了“嗯”的声音。

而后,我和母亲坐公交车来到堂姐家,大人们相约去舞厅跳舞了,我和堂姐一起看着说明书拼装四驱车。撕开塑料零件包装散发的塑料味、黄绿色的轮毂、深蓝色的导轮、红色的车身贴纸、用力撬动安装马达手指留下的压痕,这些体验带来的兴奋深深刻在了我的脑中。装上电池后,四驱车在狭小的房间里胡乱地驰骋起来,我学着《四驱兄弟》里的样子追着手,想象自己是动画里的人物。就这样玩了很久很久。

读高中后,我便无暇玩玩具了。这辆四驱车安静地躺在电脑桌的抽屉里。搬家之后,便再也找不到它了。前几天,它竟穿越二十多年的光景到了我的手上。我与两个好友来到市区的“百米香榭”商业街逛逛,这是一个“二次元”浓度极高的地方,进出口百米长的距离,鳞次栉比地汇聚着大量模型、手办、卡牌店,店的面积都不大,但每一家的商品都琳琅满目,摆放得堆积如山。就算不买什么,光是逛逛,对于爱好者而言,也是赏心悦目的。

在一家模型店的四驱车区域,我一眼就发现了我曾经的那辆“先驱音速”,但不同的是,它是原装进口“田宫”牌,售价88元。我当即买下,从前的记忆涌上心头,少年时的纯粹快乐,在我这具中年人的躯体内蔓延开来。那些因成长而带来的烦恼、疲惫感也逐渐消散,尽管它们可能在我离开这里后又会卷土重来。

我拿着四驱车准备回家,离开店铺时又被橱窗上对外展示的模型吸引,我凑近观赏,橱窗上映出的似乎是我年幼时候的笑脸。突然想起之前看到过的一句话,叫“为何不宴请一下小时候的自己呢?”,此刻,我感受到小时候的那个自己正欢呼雀跃、手舞足蹈。我想,成年人有义务承担起社会、家庭的责任,但同样,也有义务让自己快乐。

从东街一直走到西街,我们在八字桥边再次小憩。一桥东西向,一桥南北向,八字桥是两桥的合称,也是街上和乡村的交界。

母亲自己下了轮椅,回身看向老街,说:老早去街上,都是从西街走向东街的,今日看老街,却从东街走到了西街。感觉哪能?我问母亲。母亲说: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?我又问。母亲笑了笑:你大舅舅安排的,就不一样。大舅舅忙说:姐,你多住两日,我们下次从西街走到东街。母亲笑了,笑着点头。



拙政(绢本设色) 周江南

七夕会

去年国庆期间,我选择了自驾新疆,圆梦喀纳斯。因为机票便宜,选择飞到博乐市。博乐是到赛里木湖最近的城市,行驶在312国道上,我惊讶地看见了巨大的光伏“海洋”。

那是怎样一种奇景呢?戈壁的苍黄一直铺到天边,突然被一望无际的深蓝截断,到更远处似乎成了黑色矩阵——无数块光伏板整齐列阵,像一片凝固的深海,把西北特有的酷烈阳光吞了进去。风带着某种低沉的嗡鸣,仿佛晶片在呼吸,感觉自己也在被那种庞大的静默吸入宇宙。

这是一种奇怪的时空错位感:车轮滚过亿万年戈壁滩造出的大路,骆驼刺稀疏地扒着碎石,想象着穿过更远处天山雪线边一排排巨型风力发电机的晃动,眼前又矗立着一座座钢架光伏阵列,如同外星文明遗落的装置,恰似两种时代的声音在碰撞——一边是亘古的荒漠,一边是碳基文明最前沿的电力渴望。

最近看到DeepSeek上的一则招聘信息,工作地点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——我“五一”期间刚刚去过。“北京向西一步,就是乌兰察布。”这是乌兰察布高铁站上的宣传语。近年来,许多头部数据中心选择了这里,选择这里估计基于以下几点:超低价电、年均气温4.3℃、东数西算的枢纽点。

内蒙古草原地域辽阔,风能和太阳能绿电资源丰富。当草原的风灌进车窗,能闻到一种清冽的青草味。缓缓转动的发电风车,巨大的叶片把云朵切成一帧一帧。数据机房嗡嗡响着,冷却塔冒着淡淡的白雾,在蓝天绿草之间,有一种奇异的气息。

行走路上的新景观

家伶

在乌兰察布博物馆里,我看到了这片土地更古老的样子:从远古时代的骨器陶器、夏商时期的青铜器和金饰牌,看到了早期草原文化。像一本时空之书,游牧民族的皮袍与农耕文明的丝绸在风沙里互相摩擦。两千年后,另一种“交流”正在发生——数据代替了货物,光纤代替了驿道,算力代替了驼队,在这片土地上日夜奔流不息。

从戈壁到草原,从光到电,从电到算力,从算力到智能——一条看不见的链,正在这片看似荒芜之地上悄然成形。

离开时,夕阳把数据中心的外墙镀成金黄色,远处的火山口地貌被拉出长长的影子。乌兰察布,这座曾经边缘的五线小城,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把自己重新写进枢纽的位置。过去是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,现在是算力网络上的一个重要节点。年平均气温低,这曾经是生存的劣势,如今变成了散热的优势;地处偏远曾经意味着闭塞,如今意味着能源和土地的红利。曾经荒芜、弃用的地方开出AI之花。

其实我们在国内旅游,看到过很多地方的风力发电机,有的在高原,有的在山顶、山间,有的在草原,有的在荒漠,已经成为常态。也看到过光伏,但规模不如博乐那边宏大。我还在贵州省黔东南天然喀斯特洼地中,看过目前世界上最大、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,能接收到宇宙中极其微弱的射电信号。每次看到这些,总是有一种喜悦涌上心头,给旅游平添了一种滋味,也让我对所到之处有了新认知。

历史从来不会真的重复,但它总在押韵。

母亲坐在轮椅上,小舅舅推着,我走在母亲身旁,大舅舅跟在后面。

我们由东街往西街走。午后的阳光绸缎般铺下来,落在我们的肩头,与我们热烈地照面。母亲说恰好碰恰好,吃饭的酒店恰好在东街旁,太阳又恰好转到了西面,脸上暖暖的。我笑了笑,告诉母亲,不是恰好,是大舅舅刻意安排的。

街上人来人往,母亲一会儿朝左看,一会儿又朝右望,神情和我小时候跟着她走在街上时一个样。老街经翻修改造后刚开街,石板路齐整干净,两旁的房子也是新修的,粉墙黛瓦,飞檐翘角。新换的窗玻璃、新漆的门在阳光下泛着光亮,光亮里却透着旧日的时光。

母亲絮叨着老街上的往事:“花米”庄行的由来;街上几个中医世家的各自擅长;当年南桥塘如何给老街带来了兴旺,等等。母亲说老街上的事情多了,说不完。母亲又说现在的老街变得认不出了,老面孔看不见了。母亲嫁出庄行近七十了,怀旧也在情理之中。我没有打断母亲说话,我认为先让母亲捧出旧事,再看翻新的老街,比较有意思。

走到毓秀桥下了,大舅舅喊大家歇歇脚。我知道舅舅的用意,挽母亲下了轮椅,一步一台阶,一台阶歇一歇,我们都走上了桥,停步在桥中央。毓秀桥还

从西街到东街

张秀英



夜光杯

旅游